

内江市
市中区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十七輯

(海
防
新
目
录)

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人民

H212/40
内江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七辑

请交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江市市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内江

目 录

慈母雷太夫人节略	公孙长子 遗作 (1)
季父跃门公行述	公孙长子 遗作 (5)
忆陈古枝前辈	张星石 (11)
伍心言生平述要	吴伯涵 (15)
袁崇镛先生生平事迹	袁正铭 (27)
川剧名伶聂丽君	温余波 王德润 (33)
张子堂	北岳 关弓 (38)
大糖坊主邱玉章	黄江陵 (50)
内江梓潼官制药厂今昔	李伯廷 (55)
内江的“黄鱼头”	叶秋萍 (62)
内江的机房	原内江棉织社社长刘成玉 (69)
内江的义渡	宋子麟口述 谢嘉猷整理 (72)
肃霜楼诗稿	公孙长子 遗作 (77)
梦影录 (续一)	养拙斋 (104)
忆沱光读书会	喻仿勋 (120)
我巡回医疗在“坝子湾”	张瑞文口述 胡章明整理 (130)
内江五十年代的戏曲改革工作	温余波 (143)
宋自节任内中校长时学生生活的回忆	官举能 (159)
内江求精中学成立时的情况	张敏思 (169)
公孙长子及其书法	黄江陵 (171)

《奇哉怪哉录》简介.....	张直公(200)
解放前内江的书店.....	梅晓初(204)
民国时期内江县属机关沿革简述.....	张特瑜(210)
基督教在内江的简况.....	刘安乐 遗作(214)

慈母雷太夫人节略

公孙长子 遗作

慈母太夫人姓雷氏，邑宿儒从电章公之季女，为吾党苦奔驰、不遗余力、瘁而死者雷建侯之姑也（先公明斋公曾从学于外王父，而建侯之学复出于先公）。慈母甫七岁，外王母见背。九岁举室毁于火。因以贫故，十三即归先公。慈母来归后，先公出就傅，先王父耀廷公以经营盐业，经年处自流井。侍先王母者惟慈母耳。

慈母年二十三而生兰陔（即余切、亦余培初、公孙长子也），续生兰言（即余同也），继以兰滨、兰薰（即节也），继兰村（十八见折），村而下有女曰织仙，适吾邑廖恩溥，继以兰宗，最少者曰兰心即无外也。

（附）吾党之川居者与夫戚、尚故旧，因知公孙长子即余切、即培初，而海内外同志或有不知者，今及此特附之：满虏光绪三十一年，彭县造反之余大同，甘肃升允通辑之余爱博，串走鄂尔多斯、由雁代而入太原之雷古充，皆公孙长子也。公孙长子之名，初见于晋军政府，即古充、爱博、亦即切与培初，究之即兰陔也。敢告。

长子不祥，甫生，先王父之商业即败而家居，先公废学以课授弟子，承甘旨者三十四年。此三十四年中之井臼皆慈

母躬操之。

长子以乙巳造反于彭县。丙午谢君伟父、熊君锦帆归国，遂隶入党籍。丁未，成都失败，出走甘陇。慈母以罹大祸促先公移居。乃稳于何媪家。即易姓为何氏，而先公亦自号何氏翁。为满廷光绪三十三年事也。

民二，长子归渝，佐熊君锦帆讨袁事败，家被抄藉，慈母忧愤成疾者四阅月。时侍者惟兰言已耳。

成都之役，朋辈中有引以为快，传播乡里，入慈母耳，不敢以闻于先公。以先公之待长子也，过于严厉。密遣堂弟相基，一日夜驰至成都（相基亦从学先公者）。见而谓曰：

“阿弟乎，母有命，速逃去。子之所为，师父或知之，容有生命乎？”长子则曰：“父已我许矣，庸何伤？为报老母，毋过虑。”先是泸州之会，图大举，熊锦帆君、余竞成君略渝泸，谢伟父君出嘉叙，长子与黎君靖瀛、谢君蕙生经营成都。道出内江，止于家。先公察长子有异状，诘曰：“子焉往？子有所为，曷告我。”对曰：“无之。”先公曰：“毋自讳我，知之矣，好为之。事成则我享有子之名，不幸败，而我尚有六子可侍以终老。行矣，毋愆乃志。”斯言也，出自先公，入长子之耳，未尝以闻慈母也。故藉相基转而呈之，恐慈母滋戚。旬日事败，先公闻之，急计无所出。慈母谓先公曰：“果何所事，举业都无宁耶？”先公以告，慈母佯为不信，曰：“然乎，恶有理学之门，亲手锤炼之铁，敢为是大逆不道乎？或传言之误耳。若信然也，只有缚归而死之，免诛族。”言至此，察先公，色似重有忧者，转怡颜，答慈母曰：“事迫矣，可若何？毋强言乱人意。”慈母曰：“无已，其避居乎？”先公从之。

长子少也，其顽尝扰。扰触先公怒，或挞之流血，血未干而扰扰自若也。

慈母以先公严，谏之不可，隐泣不知凡几。一日，为长子籍发，血结而不可理，捉长子之耳而谓曰：“痛乎？”对曰：“痛。胡为谓。”慈母泣曰：“嗟哉莽子！”

慈母病中，儿女儿妇尝绕膝。问曰：“阿母多子，忧念孰甚？”曰：“吾七子耳，老年忽得一公孙，长子，更开一宗。公孙之支已见孙，培初支亦有孙矣，吾甚快。即尔辈阿父在时，亦引以为荣。然举家受惊悸，颠沛流离，正自不少。吾屡病，濒危侍吾疾者惟阿二也。阿三不自保，苦吾寡媳。长子廿年始一至，丁未之役，期其必死，不谓尤在人间，吾视之如宾耳。而阿四则学阿大，二三年一至，亦客也。阿六多疾，深以为忧。此心犹未了者，独吾季未有家室。”

先王父临终教敦五叔父曰：“汝兄严峻，汝嫂和而惠。谚曰：‘长嫂当母。’吾恐不起，汝当事嫂如事汝母也。”时先王母尚无恙也。先王父特呼慈母前，以叔父敦五嘱之。居常语人曰：“自吾商业失败，家居不涉世者三十余年，能承意而致家事井然者，媳耳。吾直视之若吾女也。”先公晚年亦尝语慈母曰：“生平处事急，多局促，每得汝宽以解之，遂无缝。”

四海，相基之父长子辈之堂伯也，善谐谑。居恒月旦曰：“一对合巧儿，男则钟馗上管三代，下辖三代，鸡犬亦望之而生畏。”盖谑先公也。“女者百事精，百事能，吾爱而嫉之。安得抉其目，剥其指，以翦其能，免诸姑姊妹拟若神明，朝夕罗列而师之姆之。”殆谑慈母也。慈母弃养，即驰赴。伯也传命长子辈曰：“吾虽然长于伊母者，将往哭。速

为我备缞服。”此慈母风节于妯娌间大可想见者。

呜呼！慈母已矣，苦块凄凉！泣述言行，字字血泪，昊天罔极，报德无从。痛哉痛哉！

家慈余母雷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三寿，恸于民国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午时。不孝兰陔、兰言、兰宗侍侧，亲视含殓。不孝兰薰、兰心服务舂谕，闻电奔丧。越三日成服。谥吉于五月十四日午刻（古历三月二十七日）展奠，是夜家祭，翌晨扶柩，暂殡住宅之南。叩属。

寅、军、学、党、友、世、亲、族、谊，垂怜矜恤，谨此讣闻。

棘人兰陔（公孙长子）、兰言、滨、薰、兰心、宗、村泣血稽顙。

孙桂丛（公孙岛）、铨、桂蕃、实、桂灵、原，泣血稽首。

女孙桂卿、池（公孙琼）、桂林（公孙琪）、栖巢、桂坞、溟、宾。

夫胞侄兰楼拭泪叩。

护丧夫胞弟德常拭泪代讣。

（王东伟 供稿）

季父跃门公行述

公孙长子 遗作

季父名龙，跃门其字也，以清季同治甲戌生，性慧拙而傲。七岁，伯祖妣张太夫人见背，公茕茕然，惟兄嫂是依。族中嫂氏行有戏之者曰：“何日分家，当分汝隶兄嫂，给汝破扫帚，夜夜伴犬眠。”时伯祖考甫廷公经商于灌县，诸父辈或业商、或求学，无家居者。公猛然受此霹雳语，始而泣，继而号，愈觉身世之可哀也。十一岁受学于族中厚庵公，十二岁受学于先君夷介公。先是伯祖考甫廷公生子五人，长慎斋，次明斋，次文斋，次诚斋，公其季也。仲者为长子皇考溢夷介公，出抚于皇祖考耀廷公，即公生平自述称为受教实多之亚长先生也。公十三，甫廷祖以曾大父命，召公往居灌县，仅五年，而甫廷祖弃养。同年，而曾祖亦相继弃世。公失怙更无所倚。明年踽踽归复，就学先君夷介公。受《左氏春秋》，刚半页耳，终日读，格格不相入。尝面壁泣谓长子曰：“同一左氏书也，子日诵万余言，而不以为多，尚嬉戏有暇，吾区区三百字，终日栖迟僵仰，不能记忆，是何子之易而吾若斯之难？吾犹长子六、七岁，宁不愧耶？闻黔中苗夷作乱，吾将舍此而往平越州，依陈敬斋以从戎耳。”遂由塾而逃之自流井，且遗书与慎伯及先公曰：

“长兄乎，亚长先生乎，劣马而驹者可教，弟老马矣，徒劳王良之策而无功。且有千里驹大埴者在，甚不愿与同枥，同枥徒重吾羞耳，是以逃。”慎伯执书语先公曰：“此书亦不劣，倘能再得子二三年之陶镕，亦可有成，中途见废，惜哉！”先公曰：“质虽拙，志可嘉，今日逸去，终成野马。”顿足曰：“曷追之还！”慎伯沉吟曰：“追之未必还，已矣乎。”自是由自流井而成都，而打箭炉，重游灌县，而松潘、遂宁，更往返于松茂五屯间五经年。时，公有室矣。逾年而公复有于矣。惟事业屯蹇逾于夙者，经商则屡败。伯仲间时畀金以为母，久之母尽，乃至沦为小贩，亦日不鬻一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发长寸许而不之薙，足下徒跣而不之履。慎伯复给十金，在灌东太平桥畔鬻菸麻。日复一日。菸焦而成粉，麻结而为索，卒无过问者。公至今思之，犹时时搔首曰：“吾彼时也，真世俗所谓子牙卖灰而时也。仍以折阅尽净，终其事矣。”甲辰，公三十矣，长子馆于成都沈幼岚观察处，乃来就商欲考武备速成班。惟愆期矣，羁旅于皇城坝之恒昌店。尝囊中只余一钱，而三日不食。长子虽肘有所馈，然犹未知公如是之竭也。廉得之立即解衣请诸质，以为公食。乃一饭三咽，哽咽疾者弥月。噫，惫甚矣！时，安定右营郑友臣副将与长子有深遇。郑住涪陵，荐之以书往。比至而郑已卸职他之。迢递千里，又作劳人，四顾苍茫，怅怅何之？无已，丧气而归梓里。距老屋三百武有罗伽庙者，先曾祖百福公课子弟于是，从祖独孤先生课子弟于是，先君夷介公及从伯厚庵公课子弟于是，长于十六岁时亦课子弟于是。公归，抱膝长啸，侘傺无聊。慎伯母张太夫人曰：“罗家庙我余氏四世之硯田也，曷理旧业乎！”公惨然应之。

曰：“诺。”于是以啾啾咕咕之余，写穷愁困苦之状，集成吟稿一册。是年冬，长子出入于温、郫、彭、灌间，以余大同之假名与彭县肖光全、崇宁简化南辈谋反于彭县之山河七场，函促公。迨公至成都，而长子已失败逃之嘉定矣。公寻绎而至，得握手于牛华溪。公归，住内江县立速成师范，毕业后而谋乡镇小学教授。行将发表矣，长子复与书，促公之顺庆考弁目，公亦毅然往。惟慎伯母张太夫人步趋而至，责先公曰：

“子有孽子而纵之，流荡自误，足矣，尚欲误人之子耶？彼小学教师，年当得入十金，吾季氏有此足畜妻子矣，今入汝孽子之迷阵，吾季妇〔母〕若子不饥饿草耶？”言已大哭。先公嘿然无以应，公亦从此入弁目队而不返。计自十八岁由家塾逃亡以至于兹，中间凡十六年，东西南北，工贾商庸，艰难险阻备尝之矣。寻由骑炮弁目升入陆军速成。时，川中同盟会成都部长子与黎靖瀛主盟焉，乃介绍公为同盟会员。反正以前弁目之同志居多者，大多为刘里干、杨德宣、谢炯、罗禹门与夫公介绍之力。事败，长子逃亡，嘱曾铸成转达公，效死勿去。盖公拙。恐去此无立锥地也。惟年龄稍长而性复拙，受少年教官之苛遇，有似乎六、七岁死父嫁母之孤儿，为娇贵慳吝家操贱役，箕帚盘盥之未逮，鞭笞已及肩背矣。此其景况，惟公经验者能形容之，能道及之。噫嘻，苦矣！吾不知其经若干背汗、若干眼泪、若干惊恐而始至毕业时也。迨其毕业也，公物一缴，私服荡然。同学谢炯申伯为之画计，买滥皮靴一具以易足下之长马靴，而又分少数资为制一青缎褂，出校后藉此章身以为交际酬应者，谢君申伯不可忘也。嗟乎！速成班不仅公一人，曷为若是穷尽乃尔。盖公平日校中应用之余积，一以之寄家饷妻苦子耳。宣统二年庚戌，入炮兵营

见习。辛亥路事风潮起，公率炮兵若干驻龙泉驿。夏之时于此间树义帜，率所部直驱乐、安境，迨不知公为同志，而不与谋。公心焉汲汲，而外仍镇静。幸赵尔丰令指派骑炮辎各乘马官追击，公以为得计，率部至乐至之分水岭，而夏已东之矣。公孤掌难鸣，复受同行者之监视，不得逞其志。寻又奉命驻嘉定。时叶荃由成都返嘉，思得此炮兵以壮，而自逞。无何，成都反正，称大汉矣。公沿途募兵至七八百人，入成都得无恙，惟顾及公物，私人行李洗然无存。比至而见在省官佐，无不珠宝金玉团团，作富家翁矣，於以叹绮罗之辈非养蚕之人。且见蝇营狗苟者特进升迁，公大不以为然。后其部改编警卫炮马队，公辞之而推李杰代焉，陆军部长周骏始呈请都督府照会任炮兵一等科员，遇有困难，及同志军交涉，则藉公调处之。十一月，奉命赴宜沿江一带清理兵工厂造兵机料。公于宜昌转运局查得六、七十万金之机料，元年正月归而复命。时陆军部改为军务处，仍任原职。本年由造兵局长杨肇锡请调任兵工厂检察科员兼艺术学堂堂长。癸丑讨袁之役，都督胡令总办杨肇锡以公与熊克武、公孙长子亲密，欲撤其职，以乱党拟之，幸杨力为之白，乃令移眷住厂中，受其监视。移年，升任审检处处长。民国四年兼任督工处处长，阅二月，调分厂督工处长兼审检事宜，逾月，更兼监修所长，六年升任会办，主理总分两厂全权。于厂中建筑铁架棋杆一座，殆全川空前之伟大工作也。己未，靖国各军总司令熊以兵工厂副差调济江防副司令，朱子康遂调公为督理署散员。庚申任第九师游击总司令，复奉令任兵工总分两厂总办。公于厂事由科员累迁至总办，且经十年之阅历，锱铢丝忽，靡不详校。自时厥后积弊皆革，无利不与。任内

用炭六千万，他厂报价七十八两，公所用者每万则实报五十三两。惟炭一种，为公家节省者二十一万余元。厂用原例月支十万元，而公任十八个月中为节省八十余万元。且历任总办例有舆马、马干、应酬各项杂支报销，公则蓄之而不动，以偿历任总办对于各商家之积欠十又四万余元。厂中习惯凡总办就职后，靡不动公家工料起高楼大宅一座二座三座者，厂员中持例欲为公建筑住宅，公怒而目注之曰：“为我起栖流所乎？吾生平之所为，尚不致需官钱建筑之栖流所也。”乃寝。犹未已也。当交替时有存项八千余元现金，现金厂员賫至，公立斥送厂，列入交待。且也铜渣铁渣炭渣皆总办应享之权利，公丝毫不令动取，亦列入交待焉。综其为公家节省者，为历任赔偿者与夫已身应享者，均一介不取，开厂史未有之奇。嗟乎！薄百万金而不以为有，且不以为功，归而布衣改履，漏屋飘摇，处之晏如者。汉孔君鱼身处脂膏而不自润。区区小节，夸耀于历史者数千年。以之与公较，吾恐君鱼当自惭也。殆其后，当局者界夔关监督以酬庸，未就。而公之长子待，亦自九师连长升任营长矣。后委测量局长，与夫川南财政清理处长，皆不果。十九年二十军军长杨委之以第三路司令，因病假归。二十一年九月复委为第九师师长，第三路司令如故。委至公病矣。公患有喘疾，严冬尤甚。至是执委状而拊笑曰：“故人犹念及我耶。病而瘳，朝不保夕，恐此老骨不能再为累卵之国家效命矣。”语罢，泪涔涔下。此后病斯笃。十月八日为公诞，长子称能为寿，忧忧不终席。未几，值亡女期，遣祭，公哭之痛，病益加剧，遂不起，以民国壬申十二月十二日卒。公有子，长曰待，次曰耕。易箦之际，惟耕在耳。待于役荣威间，停战后，始得

准假归来，惟见玉棺一具耳。哀哉！

胞侄 公孙长子述

护丧胞侄余切（公孙长子） 撰泪稽首

斩衰孤哀子待、耕 泣血稽首

齐衰期服孙桂本 泣血稽首

齐衰期服侄兰富、言、薰

兰宗、心、石、楼 撰泪稽首

功服侄孙桂芬、芳、菁、馥

桂根、宪、丛、灵

桂铨、春、藩、实 撰泪稽首

缌麻服侄曾孙腾良、骧 撰泪稽首

（王东伟 供稿）

【校勘后记】

1. 公孙先生两篇遗著，系王东伟同志多方设法抄得，为家乡保存了宝贵文献，实属难得。

2. 王东伟同志抄写时，因时间匆忙，难免错落，现据王本加以校勘。使用符号为：

（1）脱落——将脱落字置于（ ）符号内；

（2）错字——将错字用〔 〕符号置于错字后；

（3）衍文——将衍文加〈 〉符号表示。

3. 标点。我们在王东伟标点的基础上给予修然，特此说明。

——辑者

忆陈古枝前辈

张星石

陈古枝又名瑞林，内江同福乡人，与先父张增尧，交称莫逆，在南门学宫，少同砚席，后同负笈成都，驰骋文场。古枝老伯，少颖异，尤工诗，才思敏捷，誉满士林，以后曾印有《××吟草》诗集。晚清末年，丁母艰，回乡家居，修有小楼一，名曰“有怀”先父曾为其作《有怀楼记》，其文曰：

夥矣！古所传诗者，自三百篇孔子蔽以思无邪。其次汉氏，其次魏晋，其次齐梁。其盛者唐，其次宋，又其次近代。年世相后数千，摘藻艳，蓄梨枣者，以亿计。或清浊异其音，惨舒异其节，朴雕异其制，敦厚佻靡异其体。虽不尽衷于无邪之义，要其逐物抒怀，涉笔而成韵，凡有发于诗者，必先有触于思者也。然世运愈下，则其为诗者亦愈陋，汉世同风三代，其俗近厚，故文辞犹有古意。六朝人荡弃礼节，甚者居丧饮酒，乃相习为绮丽，以扇当时，鼓来世。于是登台临榭，携筇放舟之乐，狂歌漫醉，群居枯处，颠连偃蹇之态，风云月露，山林草木，花石虫鱼之情状，举所为委琐不足道者，雕镂不遗余力，其辞斐然益工，其意率然且尽，岂其思之不至邪？夫天下之俗，日邻于浇，则性情之际，亦流于薄，而士大夫之形为泳讴者，乃无复于家庭之际，伦理之间，一致其思焉。求所谓忠臣孝子之辞，缠绵悃

攀，可以久存于天壤者，盖百不一二，宜其猥鄙肤褻而无足齿也，思之于诗大矣哉！

陈君古枝工为诗，命其楼曰“有怀”，取小宛有怀二人之肯而名之也，且嘱余记之。夫古枝纯孝人，其天性厚，浑然异于俗。母歿时，方就试，闻讣，匍匐冒泥泞，日驰数百里。父老尚健依依晨昏不忍稍去，乃蹈其大志，隐于农，而居此楼，毋忝所生，诚可为古枝咏者。余虽未获一凭槛躬揽景物之概，然以温清余暇，朝曦夕阴，远瞩微吟，桑云四合，古枝身际其间，心怡目旷，持此孺养之性，凝为岬岵之思其楼如此，则其诗当何如耶？

古枝往年所作诗，甫中秋，已逾千首。其才思敏给，虽古名人无与比，诚能积以岁时，哀而成帙，存其粹，芟其驳，以蘄合于无邪之义，将上属古作者之林，以挽积世之颓风，而补南陔白华之缺，不亦盛哉！幸以名斯楼者名其集。即亦以记斯楼者污其简端，眷惠故人，分我一编，则读其诗，当益有以想其楼矣。

从此记中，可以想见为人。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先父赴北京应高等文官考试后，分发湖北，翌年任职宜昌。先父与古枝老伯同年，曾在宜昌写有《齐年兄陈古枝三十度序》一文寄之，文中盛称其诗才。古枝老伯在与先父合影照片上，亦题有“同年我惭长”之句。足见两人文章道义相交，互相助勉，互相推重如此。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先父逝世于张家口，古枝老伯曾寄来一挽联，文曰：

问卓犖人才，眼中有几，溯自诚南负笈，乡枝
论交，君以文雄，我因诗癖，相期抗怀往昔，凌厉

坛场，珠江锦里印泥痕，难忘风雨声寒，听喔喔啼鸡，五夜频惊催起午。

数平生朋辈，心上无多，忆当冀北驱车，家山话别。亲将七秩，儿甫十龄，曾约薄立浮名，啸歌盘轴，楚水燕云淹岁月，太息关河信渺，奈匆匆化鹤，尺书曾劝赋归来。

接来书后，迴环捧读，感激涕零。后古枝老伯出川时，路过宜昌，曾写有《夜泊夷陵（即宜昌）怀亡友张增尧诗二首》，寄来后，曾在内江於省同学会所出刊物《江声》上刊载，足见友谊之笃。

此后星石西康托迹，久滞西昌，地处边陲，尝少外出，与古枝老伯睽离者数十年，时索怀念，闻其受聘于前四川督军熊克武为秘书，从政有年，后随熊氏赴广东军政府，被蒋介石囚禁虎门。获释后回四川，被内江推选为省参议员，对兴革事宜，颇多建议，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催为四川省参事室参事。

一九六四年春，星石赴成都省亲，因偕弟民石、勾石前往玉泉街寓所走谒古枝老伯，相见甚欢、殷殷垂询，并侈谈国事，极为兴奋。当时见其精神矍铄，甚以为慰，并约前往四川大学舍妹剑虹处看望家母，数日后，复以诗见寄，抄录如下：

锦江令忆曲江亭，画获书声尚可听。
唱晓鸡催天下白，随阳鸟送蜀山青。
草堂春暖逢人日，菜午衣香绕婺星。
兹孝一门三百岁，千秋池待祝修龄。

得来诗后，谨步原韵奉和一首：